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秦腔

第一一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秦腔

第十一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一九五九·西安

目錄

錄

- 8 軟玉屏..... (3695) ✓
16 翰墨緣..... (3821) ✓
12 琴箭飛聲..... (3913) ✓
✓ 11 蕭山秀才..... (4015) ✓

軟玉屏

范紫東編

劇情

安徽巡撫魏效忠、原將女兒許丁守梅為妻，后因丁生家貧，立逼退婚。丁生同窗友秦一鶚設法成全。丁生夫婦黑夜逃走，途遇魏府家丁抬一女屍，問之，知是婢女雪鴻，被魏之寵妾黑氏打死，抬去埋葬。丁妻即將自己外衣與女屍穿上，假言己身已死，免父追趕。不料竟使秦一鶚遭受人命牽連，秦生為免禍，男扮女裝，冒未婚妻白妙香之名，計入魏府。白妙香為躲避魏效忠為妾，女扮男裝，逃走外邊。丁生夫婦中途失散，丁妻之舅父竟將她配于假狀元白妙香為妻。洞房花燭，露出真面。秦一鶚為替雪鴻伸冤，盜去巡撫大印，偽造公文。雪鴻冤明，黑氏被處極刑。丁守梅得大印，領受千金之賞。魏效忠為補前過，錯將秦一鶚許丁守梅為妻。好朋友難成夫婦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白妙香得軟玉屏為巾幗揚眉吐氣，魏巡撫失却體面，喪妻損財，使其啼笑皆非。

原 序

高东嘉者、詞曲家之巨擘也。其論傳奇一道、曰、乐人易、动人难。夫傳奇之足以动人者、原不在結構之工、照应之密、合乎法度、依乎律呂也。必其事实入情入理、其音节可歌可泣、語語出自肺腑、声声打人心坎、寄情于选声选色之外、移人于不知不觉之中、此固非率尔操觚、徒悅耳目者所能問律也。佛氏之偈曰、如全春之在花叶、无一花叶而不春、人守花叶而寻春、春固不可見、擲花叶而寻春、春更杳然矣。阳春感物、无从捉摸。白雪动人、不可思議。此声音之能事、詞曲之上乘也。我国人道主义、发达最早、北美黑奴之弊制、南洋卖人之惡习、当草昧初开、尙不聞有此、豈待歐化輸入、始标窃新名詞、藉作口头禪哉。陶元亮遣蒼头与其子曰、此亦人子也、可善遇之。范文正与馬夫同榻、曰、凡由父母皆為子、恩从吾幼未难推。名世仁人、其有靄如、流风余韻、犹有存者。然而男僕之弊、自昔已除、女婢之毒、于今犹甚。耳所已聞、指不胜屈。嗟夫鬻身作婢、家屬既断往來。入主出奴、法律几难保护。妇怒无始、每肆虐于剪刀。人命微賤、恆較輕于鴻毛。或醋海生波、顰笑启撚酸之禍。或煙局开市、吞声忍吃苦之悲。豈天荒地老、昆明无不刼之灰。抑世道衰微、精卫有未填之海。不示懲罰、誰复畏天網森严。广被管絃、庶可表人权尊重。本剧抱憫人之婆心、发救世之宏愿、述目击之痛史、參筆記之奇聞。如来拈花之手、会开灵山、长吉补化之文、屏名軟玉。賴佛力广大、激动慈悲心腸。使文陣縱橫、非同游戏笔墨。痛哭蒼生、慧眼与法輪同轉。維持世道、粉墨与血淚齐揮。且看混世魔王、登时請君入甕。所愿含冤紅粉、一律拨云見天。倘法雨淋漓、处处观音救苦。慈云拥护、人人菩薩发心。庶几爱河滾滾、保赤子由此推心。苦海茫茫放

屠刀立地証佛。从此生生世世、永无苦恼之場。攘攘熙熙、咸乐庄严之土。世界如斯、吾复何恨。情不能已、奇故可傳。至若发揚豪賢、鋪敘儿女。表溫柔之佳話、点染色生。写慷慨之高风、曲折尽致。有乐观不无悲观。能惊人复足动人。閱者勿以戏曲小道而忽之也。

公元一九一七年、范紫东。

本剧初演、在民国六年十月。次年春在曲江春便酌，座中有警察厅第三科科长謂余曰：“閣下所編之轅玉屏演出后，就把我忙煞了。”余曰“此剧与君何涉。”科长笑曰：“近三四月本科所收案，件計三分之一，皆虐婢之事也。我傳婢主到案，先問他看过轅玉屏沒有，其中看过的居多，也有沒看过的，我說“你先把这戏看了再处理。”大約年长者皆勒令出嫁，幼者酌量处置，先生此剧造福不浅。”余曰“就是对不起仁兄。”一笑。

此剧向有印本，民十后有演京剧之白芙蓉，坤伶也。每演此剧，芙蓉即不出演，来社觀此剧。且手持剧本，与上課无异，如是者多半年，遂回南方。后有友人自南方来。据云：“芙蓉抵家将剧中情节，登报声明，伊将此剧科白詞調，皆已爛熟。如有剧团情愿学此剧者，伊能为导演。由是此剧盛行于江南，盖南方蓄婢之风最盛，此剧亦頗对証也。“其导演費，每本盖千圓云。”

紫东附記。

次 本 场 (前)

第 一 回	探 疾	第 六 回	替 婚
第 二 回	牛 山	第 七 回	移 屍
第 三 回	卖 女	第 八 回	改 裝
第 四 回	退 婚	第 九 回	鳴 冤
第 五 回	杀 婢	第 十 回	投 江

本 (后)

第 十 一 回	哭 喜	第 十 七 回	作 主
第 十 二 回	泄 机	第 十 八 回	强 合
第 十 三 回	应 試	第 十 九 回	破 案
第 十 四 回	盜 印	第 二 十 回	荣 归
第 十 五 回	惊 庙	第 二 十 一 回	送 屏
第 十 六 回	献 印		

人 物 表

白太玄	老生	岁貢	雪 鴻	丫旦	彦芳女
白夫人	正旦	太玄妻	大 蓮	丫旦	魏府丫环
白妙香	小旦	太玄女	小 蓮	丫旦	魏府丫环
秦一鶚	小生	秀才	張 喜	杂	魏府家人
丁守梅	小生	秀才	刘 升	杂	魏府家人
魏效忠	付淨	安徽巡撫	戴 殷	須生	皖按察使
黑 氏	丑旦	魏如夫人	董步青	丑	安庆知府
魏紉秋	小旦	巡撫女儿	吳一清	須生	賑濟使
李彦芳	老生	災民	关夫人	背旦	一清夫人
李 婆	老旦	彦芳妻	朝 官	生	奉旨官

（前 本）

第一回 探 疾

（白太玄攜巾書童扶上）

白太玄：（引）伯道无儿惟有女。

西河設教幸多才。

（詩）文場汀倒夕阳斜。

贏得余生兩鬢華。

幸有卓犖門下士。

絃歌声動万人家。

老夫白守素、表字太玄。安徽安庆府岁貢生、平日教授为业。只恨我年逾七十、膝下仅有一女、名叫妙香。自幼教她讀書为文、頗通諸子百家。只恨老病纏身。今天自觉煩燥得紧、不免喚內人女儿出来、囑託后事。內人妙香走来。

（白夫人上）

白夫人：（唱）門第清貧在陋巷。

夫主老病臥閒堂。

（白妙香上）

白妙香：（唱）只恨我下无弟上无兄长。

老椿萱教女儿怎好收場。

白夫人：夫君病体如何。

白妙香：爹爹今日病体如何。

白太玄：你們且坐、听我道来。

（唱）儒冠誤我此一生。

造物困人太无情。

只恨我鵬程莫展、云路甚遙、垂老轉添窮愁病。

伯道无儿叹零丁。

嬌小女紅鵞尚未定。

只落得老眼中珠淚盈盈。

白妙香：（唱）爹爹霎时哭声动。

不由孩儿痛心中。

自古道儒生多薄命。

病床上何必涕淚零。

白夫人：（唱）夫君玉体要珍重。

再莫要前思后想动哀情。

白太玄：夫人、自古道人生七十古来稀。我今已屆古稀之年、死亦何恨、只是女儿終身大事、尚未定局、却教我怎生甘心。

（白妙香暗拭淚介）

白夫人：夫君、你我一世无子、孤苦零丁。只这丁秦二位門生、你平日爱之如子、这秦生尚未聘亲、我女儿自幼讀書、也通三教九流、諸子百家、何不将女儿許配与他。

白太玄：內人那知、这秦一鶚虽是我賞心的門生、却是世家的儿子、咱們穷酸寒峻、怎配与巨室作亲。只是我若离世、便将你母子囑託于他、他必不負你了。

（秦一鶚上）

秦一鶚：（唱）十年教育恩非淺。

师生契合非偶然。

老病常教人掛念。

今日里到鱣堂要去稟安。

小生秦一鶚。老师欠安、今日前去探病。已到門首、不免一直前进。（妙看秦、秦問介）这是世妹、老师今日病勢如何。

白妙香：今日病勢、較前倒加沉重了。

秦一鶚：怎么說倒加沉重。待我前去探問。（見太玄介）老师貴恙如何、門生这里有礼。

白夫人：秦生坐了再敘。

秦一鶚：門生这边有座。

白太玄：秦生說是你听呵。（滾）是我膝下无儿。仅有这个小女。今日病勢沉重。我便与你託妻寄子了。

（唱）文場汀倒絕云路。

陋巷沉淪寡交遊。

虽說人因文見重。

誰知力与病为仇。

只落得程門积雪、馬帳傳經、但把后生苦成就。

屈指流光數十秋。

前程已杳又絕后。

慰情只有小女流。

忧患余生怎消受。

病染沉疴难久留。

却幸你偶儻又敦厚。

丢老弱还要你照管耽忧。

秦一鶚：（唱）老师何必苦叮嚀。

門生自然要关情。

可嘆儒生太薄命。

只这个黃絹幼女、把青藜老人、怎顧得養生又送終。

倘若万一有不幸。

大事門生自担承。

老师玉体要珍重。

放开心胸惜余生。

白太玄：門生既經營后事、說是我死也心甘了。

(唱) 一霎时胸中添新症。

大料今日难逃生。(死介)

白夫人：(唱) 夫主霎时祿命終。

白妙香：(唱) 母女孤孀途道穷。

秦一鶚：(唱) 泰山一類絳帳冷。

相向痛哭皆失声。

一切喪葬大事、自有門生經理、師母莫要傷悲。

(丁守梅上)

丁守梅：(引) 探疾到門庭。

但聞痛哭聲。

丁守梅。今日前來探疾、怎么門內放聲大哭。莫非老師已去世了、待我進去。(見秦生介)

秦一鶚：丁仁兄、你來得不巧、老師剛才去世了。

丁守梅：一步來遲、怎么老師世去。(哭介)

秦一鶚：仁兄莫要痛哭、你我還是速快治喪。

丁守梅：是呵、你我還是速快治喪。

秦一鶚：師母、一切喪葬大事、有我二人經理、師母節哀才好。

丁守梅：如此、這喪葬大事、我便交付你二人了。正是。無子賴有門下士。

白妙香：生女真如鏡中花。

丁守梅：師弟恩深如父子。

秦一鶚：心喪何必不披麻。(同下)

第二回 牛 山

(魏綬秋艷裝上)

魏綬秋：（引）重阳已到秋社近。

幕燕如客拜旧巢。

儂家魏巡撫之女、小字綬秋。不幸母亲早逝、自幼曾許于丁守梅为婚。只說重阳已近、蟋蟀惊秋、逐緒情迁、好生煩悶人也。

（唱）秋深霜寒怯針綫。

最难消遣怎流連。

井梧蕭条清且淡。

蕉雨打窗梦不圓。

并不曾六朝金粉、三楚精神、咫尺牽惹情留戀。

梦里姻緣多变迁。

醒来徘徊愁无限。

閒依十二玉欄干。

（丫环小蓮散发內唱）

內：（唱）一霎时打的我皮破肉綻。

（小蓮上）

小 蓮：（唱）女孩儿作奴婢十分可怜。

恨紅顏太薄命誤入撫院。

怕只怕这生命万难保全。（見魏綬秋跪介）

姑娘救命。

魏綬秋：（惊）什么事情、这样狼狽。

小 蓮：姑娘不知、姨太太寻着打我、我实在活不成了。

魏綬秋：今早剛才起来、为着什么事。

小 蓮：昨日晚上我和大人多說了兩句話、姨太太的脸便黃了、可并莫有言語。今早起来剛梳洗毕、便說我脸上胭粉打的重了、想着教大人收房呢。便拿上烟枪打我、我挨兩下倒不要緊、若把烟枪打坏、我便不得活了。

魏叙秋：姨太太这就不是、你去年将雪雁打死、埋在花园鱼池后边、我父至今尚不知晓、如今还是这样野蛮、真个寒心。

小 莲：姑娘、雪雁一死、我晚上到了花园、只觉得头皮上森儿森儿的。我将来恐怕要与雪雁当替死鬼呢。

魏叙秋：你且起来、站在我的身后。

（黑氏手执烟枪上）

黑 氏：（引）儂家脾气太拗。

张口便想吃醋。

那个了头漂緻。

我便教她丧命。

儂乃魏中丞的如夫人黑氏。今早起来、将这个了头、总要饱打一頓、出我的暗气。

（唱）这暗气教我难消受。（見面打介）

要打死你这醜了头。（叙秋拉介）

管教你霎时登泉路。

你和老娘是对头。

魏叙秋：（滾）姨娘姨娘、你听呵。人无貴賤、都是父母生养。这些了头們、大都为飢寒所迫、卖身为奴、人权丧失、实在可怜。論起身分、与我們姑娘太太、有何差等。姨娘、你何不三思也。

（唱）凡由父母皆为子。

恩从儿女未难移。

我还要推心留余地。

姨娘何必将她欺。

黑 氏：是了、今日看在姑娘的面子、饒你这一次、以后如再冒犯、管保教你要死。

小 莲：（叩头介）太太恩寬。

(丫环上)

丫环：(引) 重阳登高去。

报与姑娘知。

姑娘、太太、今日重阳佳节、大人要往牛山登高、着姑娘太太速快准备。

黑氏：(唱) 是了。

黑氏：(唱) 寵擅專房誰堪并。D

魏級秋：(唱) 滿眼秋光動閨情。D (同下)

(秦一鶚、丁守梅、同白夫人、白妙香、俱孝服發靈柩上)

白夫人：(唱) 重阳节發靈柩龍潭妥葬。

荒郊外霜林醉滿目淒涼。

最可憐姣小女無人撫養。

老孀婦只落得眼淚汪汪。

幸喜得二生徒送靈治塋。

當大事尙有人能作主張。

只恐怕到後來風飄雲蕩。

無男兒怎好度過暮年光。

中途上不由人哭聲大放。

蒼天爺殺的我無有下場。

白妙香：(唱) 弱小女奉柩把靈送。

中途路上倍傷情。

想我父在日文名重。

只恨遭際太零丁。

丟儂家孤身如斷綆。

既無弟來又無兄。

母親年邁身多病。

好似風里點明燈。

全家人死者、存者、老的、少的、一例儿皆薄命。
不由荒郊哭失声。

秦一鶚：（向丁介）仁兄、你看前边路上不知是那家大人到来、暫且駐柩、迴避迴避。

丁守梅：是。灵柩且駐、迴避迴避。

（魏中丞、黑氏、魏叔秋率众上）

魏效忠：（唱）黃花滿地万里秋。

魏叔秋：（唱）閨中幼女乍出遊。

黑氏：（唱）秋光滿眼难消受。

同：（唱）与尔同消万古愁。

家院：稟大帅、前边有灵柩当徑。

魏效忠：問他是何人的灵柩。（役見丁守梅介）

家院：我当是何人、原是姑爷。你送的何人灵柩。

丁守梅：吾师白太玄先生去世、特此送灵。前面莫非是魏大人。

家院：正是、待我与大帅稟知一声。（轉身介）稟大人、前面便是我家姑爷丁守梅、送的他老师白太玄先生的灵柩。

魏效忠：这丁門婿我多年沒有見面、想已长成人了。命他見我。

丫环：姑娘、原是我家姑爷奉他先生的灵柩。等他到来、你先将他認下。

魏叔秋：多咀。

家院：姑爷、大人請你呢。

丁守梅：賢弟少站、待我前去、看他有何話說。（見魏效忠介）岳父在上、門婿有礼。（揖介）

魏效忠：免礼了。你便是丁守梅。

丁守梅：正是。

魏效忠：多年不曾見面、却怎么認不得了。（細看丁守梅衣服介）呵、是了、你原是送你老师的灵柩到此、速快发灵过去罢。

(綰袂惊介、丁后退介)

丁守梅：怎么請我見面、是这样口气、却是什么意思。(見秦一鶚介)
賢弟、发灵越道前往。

(二侍女見白妙香惊喜介、灵枢人等同下)

魏效忠：家院、你認得他是丁守梅。

家 院：小的認得不錯、他正是得。

魏效忠：我怎么認他不得。

家 院：从前大人在江西作官、与他父亲相好、那时他不过七八岁、大人一見心喜、便将姑娘許他、至今相隔十多年、所以認不得了。

魏效忠：我看他的衣衫、很有些穷醋气味、他怎么成了这个光景了。

家 院：大帅不知、他父在江西作官、也沒有落下銀錢。自从他父去世、他又輕財好友、所以如今貧苦了。

魏效忠：原来如此。明日准备酒席一桌、就說本部院請他飲酒、須要早到。

家 院：記下了。

魏效忠：今日乘兴出遊、倒教这个穷鬼扫兴。人役們、打轿回院。

人 役：阿。

魏效忠：(唱) 有心登高偏扫兴。

明日請他到公庭。(同下)

第三回 賣 女

內：(唱) 誰料想江淮間遭了水患。

(李彥芳夫妇着漁裝与雪鴻駕舟忙上)

李 婆：(唱) 急忙中泛小舟逃出龙潭。

雪 鴻：爹爹、你看平地水高丈余、速快撐船逃走、

李彥芳：（唱）江淮二水同泛溢。

李 婆：（唱）快撐舟逃躲在大陸中間。（下）

（四窮民上）

窮民甲：好大水。

窮民乙：好长腿。

窮民丙：不是跑不快。

窮民丁：性命也不在。

窮民甲：今年怎么遭下恁大的水災、我一家子光逃出来我一个。

窮民乙：我兩家子才逃出来我一个。

窮民丙：把我教水吹了、連外家的香烟都断了。

窮民丁：把我教水吹了、連我丈人家的香烟都断了。

窮民甲：再不用說了、幸喜把这一难逃出来了、坐到这干岸上、把衣服快往干的晒。

（李彥芳夫妇与雪鴻上）

李彥芳：呵、走呀。

（唱）幸喜逃出这大难。

一家三口尚完全。

茅舍衣物无一件。

却在何处把身安。

李 婆：（唱）江淮間此次遭水患。

溺死黎民有万千。

咱一家三口脫危險。

还是造化善成全。

雪 鴻：（唱）虽然說僥倖脫危險。

一家三口尚完全。

房屋田产都改变。